

[加拿大] 卡罗尔·希尔兹 布兰奇·霍华德著

A Celibate Season

分居时期

逢 珍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加拿大] 卡罗尔·希尔兹 布兰奇·霍华德著

*A Certain
Season*

分居时期

逢 珍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Carol Shields & Blanche Howard

A CELIBATE SEASON

Copyright: CAROL SHIELDS AND BLANCHE HOWARD, 1991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Coteau Books, Regina, CANADA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TODDART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 Mori Literary Agenc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1998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 - 1998 - 184 号

本书由布兰奇献给卡罗尔，也
由卡罗尔献给布兰奇，并献给这些
织出友谊花环的信件。

译者前言

卡罗尔·希尔兹(Carol Shields, 1935—)是加拿大当代著名女作家,也是加拿大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获得国际声望的几位女作家之一。她出生在美国伊利诺斯州的欧克帕克,1957年毕业于印第安纳州汉诺威学院,获文学学士。同年与加拿大人唐纳德·休·希尔兹结婚,1971年入加拿大籍。1975年获渥太华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学位,曾先后在渥太华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曼尼托巴大学等高校教授英文,1996年起任温尼伯大学的名誉校长。1998年6月曾应中国加拿大研究会的邀请,来威海参加中国加拿大研究会第八届学术年会,并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

希尔兹早年出过两本诗集,一本是《其他人》(1972年),另一本是《交点》(1974年),但她是以小说家闻名的。1976年出版《小礼仪》,次年该小说获加拿大作家协会奖。1977年出版《盒子花园》,1980年出版《偶然事件》,1982年出版《一个相当保守的女人》。这些小说都以家庭生活为背景,精心设计,富有情趣,作品多有自传痕迹,把女作家自己作为妻子、母亲、文学家的经验融入其中。八十年代中期后创作势头更为强劲,佳作不断。1985年出版《多样奇迹》,1987年出版《斯旺》,1989年出版《桔鱼》。这部《分居时期》(A Celibate Season)于



1991年出版,系她和女剧作家布兰奇·霍华德合著。1992年出版《爱情共和国》,1993年出版《斯通家史札记》。《斯通家史札记》是希尔兹的代表作品,标志着她的创作高峰,也是使她作为加拿大作家享誉世界文坛的经典之作。《斯通家史札记》迄今为止已获普利策奖、加拿大总督小说奖等五次奖项,引起轰动,也使这位女作家名重一时。此后一段时期,希尔兹更多地忙于社会活动和公益事业,但创作活力仍未消退,她的又一力作《拉里交往的人》不久也将问世,其书未出,已引起广泛关注,足见这位女作家在文坛上的重要地位。

《分居时期》,故名思义,是写夫妻生活的。妻子是漂亮能干的职业女性,人到中年,风韵犹存,事业有成,是法律界小有名气的专家。丈夫是英俊的工程师,虽然暂无工作在家待业,但有建筑设计的一技之长,尚未到山穷水尽之地。一双儿女,虽各有所好,也存在代沟差别,但都是走正道的好孩子。这个拥有自己房子和汽车的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生活得很美满。只是妻子个性太强,一遇上更好的发展机会,便独自到首都参加为妇女权益进行调研的专门委员会,以期自己的专业才能得到更充分的施展,而丈夫则留守家中担当家庭主妇的重任。两人初别之期并无矛盾,反而因暂别而更为思念。可是后来逐渐产生了问题,先因丈夫私自改建妻子视为圣地的住房而引发,接着便话不投机,志趣不同也明显表露。妻子渴望在事业上进一步发展,不想回家,丈夫则求家庭一如往常平静度日。其间丈夫妻子各有一次不忠于对方的外遇,妻子是主动追求,丈夫是被人拉下水。但各人事后都能理智对待,从珍惜多年的夫妻情分与家庭生活出发,各自隐瞒了实情。随着妻子留在首都继续事业的梦想破灭,她又回到了以往平凡的现

实中,结局是美好的。作家通过这个故事告诉人们,在当代生活中,婚姻、家庭、道德、责任这些传统的概念和价值观仍然强烈地印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夫妻偶有失足,尚不至影响婚姻破裂,家庭瓦解。两位女作家以细腻的笔触令人信服地描绘了这种情况。

小说中人物的塑造也有一定特色。各种人物的性格和气质都不是单一的,有两面性,从而显得丰满。妻子乔克有着事业型的务实性格,却也潜藏着诗般浪漫的一面,她邂逅诗人奥斯丁,不由自主地被诗人的气质所吸引,与其一夜之欢后,又理智地认识到自己有二十年厚重的婚姻家庭历史,那位诗人却如孤云野鹤,她对他了解实在太少,她的理智驾驭了她的浪漫。丈夫查斯是个建筑设计师,画图实干是他的本分,偏偏又发掘出了诗人的潜在气质,写起了诗歌,这无形中为夫妻关系开始新的篇章做了铺垫。另一位女性人物杰西卡也塑造得很成功。这位住在妇女集体之家的贫困女性,平时言谈举止极为粗俗,谁想到这样一个粗人竟然是毕业于哈佛大学、拿了两个博士学位的优秀人才。她致力于妇女的贫困问题,对下层社会相当了解,关心他人,乐于援助,是下层妇女的知心朋友,相对来说,对社会下层了解不多、比较天真的乔克倒向她学到了不少东西。粗中有细,浅中有深,俗中有雅,使杰西卡这个形象格外鲜明。即使在书中的老花花公子万斯持批评态度的同时,也描写了他同情贫困、努力工作的一面。这也是希尔兹一贯的风格,对人的弱点和过失永远持温和善意的态度。

一些细节的安排也颇具匠心。比如丈夫改造家中房屋布局,本出于对妻子的一片爱心,不料对颇具女权意识的妻子来说,成了侵犯妻子领地的罪过,本想献给妻子的意外惊喜变成



了夫妻关系紧张的导火索。后来妻子到寒冷的边远地区调研,无意中从一个因纽特妇女的申诉中忽然明白了丈夫改造房屋所含的爱心,原来的愤怒消解了,夫妻关系有了新的转机。再如夫妻二人相约到温尼伯见面,丈夫买了不能更改航班的廉价机票,飞到温尼伯时却不见妻子,因为妻子的公事行程有变,来了后又马上飞回首都渥太华。丈夫窝了一肚子火,不料妻子第二天趁周末又从渥太华飞来赴约,虽然因丈夫有气最终不欢而散,但从中反映了妻子的真诚,那一来一去是遥遥几千里的行程。这些小细节加强了妻子这个人物的内涵,也使后来她母亲用传统的道德观念教育她显得自然。

整个故事中妻子占主导地位,这是一个有现代意识、有现代专业的现代女性,但天性是传统的,率真的。作者安排她一次失足,是要反衬她的理性基础,在情理之中。但几乎同时又安排她丈夫一次失足,使夫妻二人扯平,这就显得牵强,无形中削弱了主导人物的力度。

希尔兹善写女性,善写女性的平凡生活,这一特点在这部作品中尤显突出,但这部小说不能算她的代表性作品,其代表作应是《斯通家史札记》。所以说欲了解希尔兹的小说艺术,还要再看《斯通家史札记》。霍华德是位剧作家,《分居时期》中便有了许多戏剧化的场面和效果,这为本书增添了不少情趣与特色,值得进一步探究。

译者

1999年12月于兰州大学

月桂宫

渥太华，安大略省

9月2日

亲爱的查斯：

好吧，我们说了要写信，但我断定你没料到就在我打来电话十分钟后，我便铺开印有月桂宫字样及图案的信纸，提笔写起来。然而我是蜷伏在这家旅馆的一张大号双人床上写信，那感觉仿佛坐在我家那只破旧的小船上绕着乔治亚海峡^①漂荡。我想起了你出门在外一个人住旅馆的情形，在里贾纳^②，在维多利亚^③，在埃德蒙顿^④——想当初我还羡慕不已，多自由，多浪漫呀！我从没想到那滋味原来是这般空虚。

我现在干点什么呢？是男人的话，我想可以去酒吧。（我不能，我一出去就会喝过头。）我只好来点自个儿的。坏了！我刚刚记起。你不是把那一小瓶药用威士忌塞进了我的公文包吗？（上帝啊——你真可爱！）唉，可到最后一刻，我决定再带一本法律书，就没放酒的地方了，便将它拿了出来。现在我只加拿大航空公司在飞机上发的一点杜松子酒，微型小瓶装。我想我可以把它跟漱口水兑在一块儿享用。我活该，就滴酒不沾地去爬越撒哈拉大



沙漠吧——是这房间的大小突然叫我想起撒哈拉大沙漠来。

真是不识好歹，竟嫌房大！这是咨询委员会摆阔气，给我安排了这么一间屋，屋内满眼是高贵堂皇的绛紫色！绛紫色的厚被褥，绛紫色的窗帘，后面挂着透明白纱，拉开一看，遮在后面的原来是两个老式的窗户。（窗台还是木头的！）这窗得从底下打开，挺费劲的，再用窗杆儿支住。房间小点的话，我还不至于这般空虚。别放两张大号双人床，有一张修道院里斗室那样的单人床就行了，铺上贞洁的白棉布被单——话说回来，要两张双人床干什么？真有人性生活如此勇猛，折腾坏了第一张床的弹簧，又滚到——仍然抱成一团——滚到第二张床上去？……我得得住这样的胡思乱想。

初来乍到我就像个乡巴佬一样——下出租车时绊了一跤。月桂宫的旋转门前有个台阶，我一脚踩空，要不是看门人反应如兰博^⑤一般机敏，我就脸朝下栽倒了。（脸朝下栽倒——这句话莫非暗示我精神不振？）我极度不安，强装镇静不管用。明天我得精心打扮，外面穿那身从查普曼商场买来的灰套装——母亲说尽好话从我手里哄走了钱，但我拒绝当场试衣——里面穿我这件合身的深蓝衬衫，脚登在正式场合穿的深蓝浅口轻便鞋（还要振作起精神）——紧握我那个皮制的女官员公文包，磕磕绊绊地走进来，向皮尔斯参议员自我介绍——我的天！该怎么称呼参议员？我忘了查一查。

我忘不了当我告诉恩赖特先生要请个假时，他那信不过我的神情。他只说了一句“妇女问题——”接着便摇头冷笑。

① 乔治亚海峡是隔在温哥华与温哥华岛之间的一条小海峡。

②③④ 均为加拿大城市。

⑤ 史泰龙在电影《第一滴血》中扮演的英雄角色。



别让我半途而废。这是有高度影响的工作。我需要你。需要你为我打气。要你在我身边,不要听电话里没血没肉的声音。

写到这里我又深感内疚,把家撇给你一个人。不过还是为格雷格进了两球高兴。我老想起他滑进冰场往后一扬头的模样,真像韦恩·格雷茨基^①。那头轻轻一扬——不知为什么,我一见就万分疼爱。真是那位英雄的翻版。依我看,把自己当成大名鼎鼎的猎手、武士、飞行员是男性增强自信的方法。猎手有可能在泥沟里寻找猎物,武士有可能被长矛刺穿,飞行员有可能飞机起火栽进大西洋,这些就不那么有趣了,但能出名就行。其次想必是入侵太空,现在男孩子都梦想这个。(那么女孩子呢?我注意到从来没有人打扫太空。)

我尽量不为格雷格担心,不为玛亚担心,也不为你这个自愿操持家务的丈夫担心。像你这样的模范丈夫天下少有,是吧?你父亲的遗骨要火化,你母亲呢,我们对她说了后,我看她有点不高兴,你看呢?

明天会议开完后我再写。这会儿在温哥华也就是九点钟(这里已是半夜了),不过一钻进这绛紫色的厚被子,我的脑子就会彻底关闭。我干吗不在飞机上偷两瓶杜松子酒?

深深的、深深的爱,也深深地爱那两个坏孩子。告诉他们我是故意这么乱叫的,好让他们感受到受人疼爱。

爱你的
乔克

^① 韦恩·格雷茨基(1961—),加拿大著名冰球运动员,北美家喻户晓的体育明星。



又及：我的天，小扁豆！我买了两坛子。我正在学做扁豆汤。放在架子最上一层，浪费了，不好意思。

再及：那些圆形小饰片！玛亚要贴在她的芭蕾舞服上。别担心，家里的事我会记着的。

香雪松大道 29 号

北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9 月 4 日

亲爱的乔克：

我正坐在厨房窗前，昨天我把我的旧绘图桌和打字机搬到了这地方。格雷格吊着个脸足足十分钟，这才帮我把桌子从地下室抬上来。（我的天，真沉——没有比优质橡木家具更沉的了）玛亚站在一边，用她特有的尖细声调嚷嚷，说这桌子又旧又难看，摆在厨房里“不协调”。你说说，十三岁的小姑娘懂得什么叫协调？“没关系，”我对她说，“这里正是放它的地方。”

平时周末干完繁重的家务后，精神格外疲惫——这事以后再说，可今天这么简单地移动了一下家具，却令我精神大振，说来你都不信。冰箱和案板之间的原有布局破坏了，我占了这一块地方，在厨房称王。（我们把你的竹编盆景架搬到了餐厅，那里原来放着你母亲的茶具手推车，关于这只旧推车——也以后再说吧。）



不管怎么说,我在这个累人的上午感到获得了新生。阳光没有照进来——我要是说照进来了你也不会相信——不过从不正规的地下室往上一个台阶,便能望见那几株高大的树,郁郁葱葱,滴着雨珠,景象非同一般,宛如一曲小三和弦沉思曲。天知道我为什么一直在地下室里凑合。照的是长条灯,四面是煤灰砖墙,地上是发了霉的草席,再有一年,会彻底毁了我。现在搬了上来,尽管厨房里不协调了,绘图桌上不知谁放了只发粘的果酱罐,我还是觉得安稳了,定心了,甚至有不可一世之感。

你的信今天上午收到,当然有益处。我从头至尾读了三遍,读到你在月桂宫里温暖舒适的绛紫色被褥和浪费了的大空床时,我感到真正的痛苦,且不论到底是什么痛苦。回想起来,我觉得有点不正常,你在渥太华的这份工作说起来时,我们竟然没有抽空讨论讨论,甚至没有考虑一下十个月的分居生活会带来什么问题。你不觉得怪吗?总是有点可疑吧?依我看,我们就像两个傻瓜一样,以为这样一来我们正好歇一阵子,就像冬天关了游泳池,夏天关了锅炉一样。

说到锅炉,看样子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热气阀,加上安装费,要花去整整二百五十元钱。我看见冒热气,便挥手去拂,听见一阵轻微的吱吱声,接着轰的一声响,终于没有动静了。我打电话叫昼夜值班处理突发事件的修理工,他说非常抱歉,现在正是一年里最忙的时候,他到星期五才能赶过来修理。“好吧,真了不起,”我说,“你说这几天我们怎么办——就这么冻着?”电话里的声音停了片刻,接着他说他也许能星期三过来,只是我得保证女主人那天在家。“我现在就是女主人,”我告诉他说,“我会在家的。”电话里的声音又停了,这次停得稍



长一点,最后又说了一句,听起来好像是一声“是吗?”看来我们只好再冻两天了。把我的绘图桌搬到厨房还有一个好处——我现在可以打开锅炉门,用锅炉里耗电千瓦的火红炉盘来取暖,不必担心到月底水费如何。(你没说过,乔克,你现在算不算是政府雇员。)

急着想听听你是如何与参议员打交道的。写下来,好让我细细品味。我的天,好想你!

爱你的
查斯

又及:我们同意写信,太好了。我认为写信可以使我们保持头脑清醒。



月桂宫
9月4日

亲爱的查斯:

这么说吧:我来了,我见了,我胜利了^①——只是我并没有胜利。相反,我认为我算是失败了。我提前半小时离开月桂宫,

^① 据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46?—120?)称,此言是古罗马大将尤力乌斯·凯撒(公元前100—前44)于公元前47年在安纳托利亚东北部击败法尔纳凯斯后向元老院报告胜利的文字,历来作为警句流传。



信步溜达到东楼区后,还早了二十分钟。我想原地转转,但警卫人员对乱转的人不友好,于是我就往前走,到了中楼区,假装对那些前总理的画像很感兴趣。一名警卫叫我注意迪芬贝克^①先生的目光,说我无论走到哪里他的目光就盯在哪里。这话听得我心里发毛,根本没有受抬举之感。不过和平塔上的大钟终于当当响了十一下,我便往回走。一名警卫打电话通报,并指点我到皮尔斯参议员办公室怎么走。参议员还没到,不过五分钟后他匆匆进来,我作了自我介绍。他好像对我一无所知。

“乔斯林·塞尔比,”我又说了一遍,“来自温哥华的法律顾问。你管咨询委员会?”

“你就是法律顾问?”他问道,露出的吃惊程度恰到好处。他传出了言外之意——他那一问手段高妙——那意思是这么漂亮的女人不可能担此重任,果真有幸和这么漂亮的女人共事的话,他就会跪倒在地,感谢 le bon Dieu。^② (他有个英文名字,但他的母语是法语。我在电视上从来没注意到他这种轻微而动听的法语口音——这口音还有别的特点吗?)我觉得自己像是个独立自由的新潮职业女性与《花花公子》封面女郎混合而成的女人一般。

“好吧,”他说道,闪给我个罗伯特·雷福德^③式的微笑,还露出一个酒窝。“这个咨询委员会要比我原来想的更有意思。”不公平!这男人至少五十岁,但我敢打赌,他看上去比他三十岁时还精神。一双蓝眼睛,纹丝不乱的头发(吹干定型)微微发白,笔挺的西装,还略带点法语口音——总而言之,他不像我仅有一

① 迪芬贝克(1895—1979)于1957年至1963年任加拿大总理。

② 法语,意为“好上帝”。

③ 罗伯特·雷福德(1937—),美国著名电影演员、导演,曾获奥斯卡最佳导演奖。



张漂亮的脸蛋而已。

他欠身低头，原来要吻我的手，我明白过来，顿时吓呆了。就在这时候，我身后突然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沙哑粗壮，震得我耳鼓发颤。“还在女人身上下功夫吗，你这个老色鬼？哎哟哟，你肯定是道林·格雷^①之流。真正的你上哪儿去啦？藏到和平塔的塔心里去啦？”

我一转身，迎面来了个最不可能遇上的女人——我是说不大可能出现在那种场合。她体形特别宽，穿一条棕色灯芯绒裤子，大腿以上绷得紧紧的。上身是件褪了色的蓝格子衬衫，下摆没有束进裤子里去。一头油腻的黑色长发梳到脑后，用一条头带扎起来，还戴着一副映得眼睛变了形的厚眼镜。皮尔斯参议员迅疾走过服饰整洁、头发纹丝不乱的我，一把拥抱住她，说道：“杰斯，你这个老怪物，看上去嬉皮士遗风犹存嘛。”

这就是杰西卡·斯莱特里。她果真是咨询委员会成员！是拖到最后一刻才任命的，原因是各妇女团体强烈抗议，一个专门研究贫困人口中妇女占多数问题的委员会中竟然没有一个女性委员。（我看我的任命也得力于我的性别——这和常说的妇女问题刚好相反。）

那次以后我逐渐了解到杰西卡是加拿大社会福利委员会的主席（我还不知道有这么个委员会），也知道了她多年来一直处于贫困状态，还知道了她信奉有屁就放的原则。说来不巧，就在皮尔斯参议员介绍我们两人认识时，她就觉得有屁了，结果把我搞了个措手不及。我刚彬彬有礼地问了“你好”的见面语，她的

① 道林·格雷是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长篇小说《道林·格雷的肖像》中的主人公。画家哈尔华德为他创作了一幅肖像画，画上的他美颜常驻，真实的他却生活放荡，日益堕落。

屁就放出来了，参议员哄然大笑，我恨不得有个时间隧道钻进去。（我当时竟然脸色通红，嘴里支支吾吾说了声“对不起”。过后我追悔莫及，参议员很可能以为那个屁是我放的。）

9月5日

对不起，刚才被打断了。我一直在找个住的地方，但至今没找到。

我还没有告诉你第三个委员格雷博士的情况。（他这个姓有忧郁的意思^①，我的第一印象是他性格也忧郁。得跟他交往一段后才会了解。他是个瘦削的忧郁男人，穿一身灰色的法兰绒西装，说话也是忧郁声调。我觉得他怪——来之前来之后都觉得他怪。来之前母亲喋喋不休地谈奥斯丁·格雷——麦吉尔大学毕业，经济学家，统计学家，领取牛津大学罗兹奖学金的学者，诗人——我不知道我原来把他想成什么，但我原以为他总归不忧郁。当他和令人难以置信的杰西卡与头面人物万斯在一起时就更加忧郁。（万斯要我直呼他为万斯，但我叫不出口。那样叫我会觉得是在和一位电影明星说话。）杰西卡有格雷博士在场时控制着她的肛门括约肌——果真像母亲常说的那样，生性稳重会使得他人自重？我要看看，或者听听，再告诉你。

爱你的
乔克

^① 原文 Grey，本意为“灰色”，可引申为忧郁等意思。

